

京東考古錄

京東考古錄

卷一

函

第一函

1029

0544

京東考古錄



京東攷古錄

華亭張國華書

京東攷古錄

崑山顧炎武甯人著 後學吳縣朱記榮校字

攷薊

漢書薊古燕國召公所封後漢書薊本燕國刺史治自
七國時燕都于此項羽立臧荼爲燕王都薊高帝因之
爲燕國元鳳元年燕刺王旦自殺國除爲廣陽郡本始
元年爲廣陽國建武十三年省屬上國永平八年一作永元
六年復爲廣陽郡晉復爲燕國魏爲燕郡隋開皇初廢大
業初置涿郡唐天寶元年更名范陽郡並治薊水經注
濕水過廣陽縣北又東至漁陽雍奴縣註今城內西北

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後漢書彭寵傳寵反漁陽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于薊晉書紀載魏圍燕中山清河王會自龍城遣兵赴救建武將軍餘崇爲前鋒至漁陽遇魏千餘騎鼓噪直進殺十餘人魏騎遁去崇亦引還會乃上道徐進始達薊城卽此三事可見薊在漁陽之西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治薊開元十八年析置薊州漁陽郡治漁陽及遼改薊爲析津縣因此薊之名遂沒于此而存于彼今人乃以漁陽爲薊而忘其本矣史記樂毅書薊丘之植植于汶篁一統志云城西北隅卽古薊門舊有樓館並廢但門外存二土阜旁多林木頗

爲近之

禮記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

薊

水經注誤
云堯後

疏云今涿郡薊縣是也卽燕國之都孔安

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祖召公與周同姓案黃帝姓姬
召蓋其後也而皇甫謐以召公爲文王之庶子攷之史
傳更無所出又左傳富辰之言亦無燕也案先儒之說
以薊與燕國爲一史記燕世家武王伐紂封召公于北
燕索隱曰北燕今在幽州薊縣故城蓋一地不容封二
國故疑召公卽黃帝之後其不曰燕而曰薊者有南北
二燕故稱其國都以明之也

補註漢書二燕傳

漢書燕王定國傳殺肥如令郢人案地理志肥如自屬
遼西郡不屬燕武帝本紀元朔元年秋匈奴入遼西殺
太守諸侯王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長沙
燕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然則肥如令之殺于燕必
在元朔以前未析邊郡之時也燕王旦傳發民會圍大
獵文安縣以講士馬其上云武帝時旦坐臧匿亡命削
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是文安已削不屬燕又云昭帝立
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戶
昭帝本紀又云始元元年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

公主各萬三千戶然則文安縣之仍屬于燕又在益封萬三千戶之後也此皆史文之互見者可以參攷而得之也

攷金陵

一統志金太祖陵世宗陵俱在房山縣西二十里三山峰下宣宗陵章宗陵俱在房山縣西大房山東北案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雲峰寺爲山陵建行宮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十一月乙巳朔梓宮發丕承殿戊申山陵禮成正隆九年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

奉遷始祖以下梓宮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視山陵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閏月己亥朔山陵禮成又太祖紀太祖葬睿陵太宗紀太宗葬恭陵世宗紀世宗葬興陵章宗紀章宗葬道陵又熙宗紀帝被弑葬于皇后裴滿氏墓中貞元三年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上謚號陵曰思陵二十八年改葬于蛾眉谷仍號思陵又海陵紀葬于大房山鹿門谷後降爲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又睿宗紀大定二年改葬于大房山號景陵顯宗紀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寅葬于大房山章宗卽位號曰裕陵是則金

代之陵自上京而遷者十二帝其陵曰光曰熙曰建曰
輝曰安曰定曰永曰泰曰獻曰喬曰睿曰恭其崩于中
都而葬者二帝其陵曰興曰道被弑者一帝其陵曰思
追謚者二帝其陵曰景曰裕被弑而降爲庶人者一帝
葬在兆域之外而宣宗則自卽位之二年遷于南京三
年五月中都爲蒙古所陷葬在大梁非房山矣今一統
志止有四陵而誤列宣宗又躋于章宗之上諸臣不學
之甚也

辨一統志遼陵之誤

一統志遼章宗陵在三河縣五十五里攷遼無章宗其

一代諸帝亦無葬三河者

辨一統志密雲之誤

一統志引古事舛戾最多未有若密雲之可笑者晉書石季龍紀載段遼棄令支奔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使征東將軍麻秋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不疑也若伏重兵以邀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于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是段遼與燕合謀而敗趙之兵也今一統志云密雲山在密雲縣南一十五里亦名橫石昔燕趙伏兵于此大獲遼衆是反以爲趙與

燕謀而敗遼之衆又不言段而言遼似以遼爲國名豈脩志諸臣并晉書而未之見乎

攷臨朐縣

一統志三河在漢臨朐縣地今攷二漢書並無臨朐縣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潞縣丁云武德二年置臨朐縣貞觀元年省臨朐而薊州漁陽郡三河下云開元四年析潞縣置故知本是一地先分爲臨朐後分爲三河皆自唐非漢也

攷夏謙澤

晉書紀載慕容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趨龍城魏石河頭

引兵追及之于夏謙澤胡三省通鑑注夏謙澤在薊北二百餘里恐非案水經注鮑邱水東南流逕潞城南又東南入夏澤澤南紆曲渚一十餘里北佩謙澤眇望無限也下云鮑邱水又東與胸河合三河志鮑邱河在縣西二十五里源自口外源流經九莊嶺過密雲合人溪至通州之米莊村合沽水入胸河今三河縣西三十里地名夏店舊有驛鮑邱水逕其下而胸河自縣城南至寶坻下入于海疑夏店之名因古夏澤東望皆陂澤與經注正合自薊至龍城此其孔道寶以丙辰行魏人以戊午及之相距二日適當其地也

辨石門

後漢書公孫瓚傳中平中張純與烏桓邱力居等入寇瓚追擊戰于屬國石門大敗之註石門山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而水經注云灑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高嶄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漢中平五年公孫瓚討張純戰于石門大破之今薊州東北六十里石門驛卽水經注之石門是也案史本紀但言石門而傳言屬國石門明有兩石門水經注所指乃漁陽之石門非遼東屬國之石門當以柳城爲是通典柳城在石門山

辨一統志楊令公祠之誤

一統志楊令公祠在密雲縣古北口祀宋楊業案楊業傳業本太原降將太宗以業老于邊事遷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會契丹入雁門業領麾下數千騎自西京而出由小陘至雁門北口南嚮背擊之契丹大敗以功遷雲州觀察使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爲雲應路都部署命業副之以西上閣門使蔚州刺史王侁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護其軍諸軍連拔雲應寰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曹彬之師不利諸路班師美等歸代州未幾詔遷四州之民于內地令美等以所部兵護之時契丹復陷寰州侁令業趨雁

門北川業以爲必敗不可旣逼之行業指陳家谷口曰
諸軍于此張步弓强弩爲左右翼以援美與旣領麾下
兵陳于谷口自寅至巳旣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爲契
丹敗走欲爭其功卽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
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卽麾兵却走業力戰至谷口
望見無人卽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
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人馬重傷不能進爲契丹所
擒不食三日死是業生平未嘗至燕況古北口又在燕
東北二百餘里地屬契丹久矣業安得而至此且史明
言雁門之北口而以爲密雲之古北口是作志者東西

京東列古金
一
尙不辨何論史傳哉又案遼史聖宗紀統和四年七月
丙子樞密使斜軫奏復朔州擒宋將楊繼業耶律斜軫
傳繼業敗走至狼牙村衆軍皆潰繼業爲飛矢所中
被擒與宋史略同密雲縣志威靈廟在古北口北門外一
里祀宋贈太尉大同軍節度使楊公成化十八年禮部
尙書周洪範記引宋史全文而不辨雁門北口之非其
地豐潤縣志令公祠在縣西十五里宋楊業屯兵拒遼
手此有功故名並承一統志而誤

攷盧師山

仁宗實錄洪熙元年二月乙卯封大青龍神爲弘濟大

青龍神小青龍神爲靈顯小青龍神賜名所居山爲翠
微山遣成國公朱勇諭祭仍命禮部歲以春秋仲月遣
順天府官致祭蓋京師平則門外三十里盧師山有潭
世傳有大小二青龍出沒不時遇旱致禱輒雨及是夏
不雨遂卽其山禱焉雨隨注故有是命大明一統志盧
師山在府城西三十里隋沙門盧師馴伏青龍之所今
攷元史呂思誠傳云爲景州蓊縣尹天旱道士持青蛇
曰盧師谷小青謂蛇也禱之卽雨思誠以其惑人殺蛇
逐道士雨亦隨至遂有年則是元時已有此說又攷唐
書常挺傳云挺遣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艦運糧

自桑乾水抵盧思臺行百里渠塞不可通挺以方苦寒
未可進遂下米臺側廡之待冰泮乃運則盧師或盧思
之誤

辨遼史引公孫度平州之誤

晉書平州禹貢冀州之域於周爲幽州盼漢屬右北平
郡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淵並據
遼東魏分遼東昌黎玄菟帶方樂浪五郡爲平州後還
合爲幽州咸甯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
等郡國五置平州治昌黎是則公孫度之平州乃遼東
而咸甯所置之平州乃柳城卽昌黎也魏書營州領郡

六其一曰昌黎晉分遼東置領縣三其一曰龍城太平
眞君八年併柳城昌黎棘城屬焉有堯祠榆頓城狼水
隋書遼西郡統縣一柳城本魏龍城縣開皇元年改爲
龍山縣十八年改爲柳城縣而平州之名則自魏更立
于遼西魏書平州領郡二其一曰遼西領縣三其一曰
肥如獨其于平州之下注云晉置治肥如城未甚詳明
其曰晉置者謂平州之名始立于晉也其曰治肥如城
者謂魏之平州治肥如也上下本不相蒙且如遼西郡
下注云秦置亦謂遼西之名立于秦也豈可以秦之遼
西亦治肥如乎以此例之可見矣隋唐二書並未有誤

至遼史于平州遼興軍下云漢末公孫度所有傳子康
孫淵是誤以拓拔氏之平州爲公孫度之平州矣灤州
下亦云不知其時皆曹氏所有也

正後漢志誤字

後漢志遼東屬國下云昌遼故天遼屬遼西攷之前代
史書並無昌遼之名而前漢亦無天遼疑當作昌黎故
交黎屬遼西以漢書證之遼西郡交黎下云東部都尉
治應劭曰今昌黎又胡三省通鑑注云昌黎今交黎縣
屬遼西郡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此後人寫刻之誤可
以意改者也

辨柳城

史言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福德之地乃營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一統志柳城在永平府西二十里龍山在府西四十里永平府舊志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漢末爲烏桓所據曹操滅之歷魏晉爲慕容氏父子所據隋置縣屬遼西郡唐置營州元省入昌黎爲靜安社二說不同今府西二十里全無遺跡而靜安社則嘉靖二十一年立爲堡然皆非柳城之舊也案唐書營州柳城郡下云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渝關守浞城又云西北接奚北接契丹通典營州柳城郡下云東至遼

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郡七百里北至契丹畛五十里東南到安東府二百七十里西南到北平七百里西北至契丹畛七十里東北到契丹畛九十里而平州北平郡下云東至柳城郡七百里西至漁陽郡三百里東北到柳城郡七百里是柳城在今永平之東北七百里而慕容氏之龍城昌黎及魏以後之營州並在其地唐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歷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而今之昌黎乃昔之廣甯縣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昌黎名同而地異也三國志魏武用田疇言上徐無山塹山湮谷五百餘里

經白檀厯平岡涉鮮卑庭東至柳城徐無山在今玉田
則柳城在玉田之東北數百里也北齊書顯祖伐契丹
以十月丁酉至平州從西道趨長塹辛丑至白狼城壬
寅至昌黎城是昌黎在平州之東北齊主之行急猶五
日而後至也隋書漢王諒伐高麗軍出臨渝關至柳城
唐書太宗伐高麗還以十月丙午次營州詔遼東戰亡
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
祭之丙辰皇太子迎謁于臨渝關在今撫甯之東則柳
城又在其東太宗之行遲故十日而後至也

遼史載柳城曰興中府古孤竹國漢柳城縣地慕容皝

以柳城之北龍城之南福德之地乃築龍城構宮廟改

柳城爲柳城縣而遷都之號曰和龍宮慕容垂復居焉

垂都鄴其子寶始遷龍城也後爲馮跋所滅高雲滅慕容氏馮跋伐高雲非跋滅慕容氏也

魏取之爲遼西郡隋平高寶甯置營州煬帝改柳州郡

唐武德初改營州總管府尋爲都督府萬歲通天元年

陷李萬榮神龍初徙府幽州開元四年復治柳城八年

徙漁陽十年還柳城後爲奚所據太祖平奚及俘燕氏

將建城命韓知方擇其處乃完葺柳城號霸州彰武節

度使重熙十年升興中府有大華山小華山香高山麝

香岬天授皇帝刻石在焉駐龍峪神射泉小龍河統州

二縣四其一曰興中縣本漢柳城縣地太祖掠漢民居此置霸城縣重熙中置府更名此文述柳城之故頗爲詳備元世祖至元七年十月己丑降興中府爲州以地圖按之當在今前屯衛之北但唐書平州下云又有柳城軍永泰元年置蓋唐時柳城之地屢被陷沒移遷無常此其在平州者或卽今之靜安社未可知然不可以永泰元年之柳城爲古之柳城也

一統志采輯諸書不出一人之手如柳城廢縣旣云在府城西二十里矣而于土產則曰人參麝香豹尾俱廢柳城縣出今府西二十里乃灤河之西洞山之南沙土

之地其能出此三物乎案唐書營州柳城郡貢人獲麝香豹尾皮骨髓志本引之而不知府西二十里之誤也

攷昌黎

案昌黎有五漢書遼西郡之縣其八曰昌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東部都尉治應劭曰今昌黎通鑑注昌黎漢交黎縣屬遼西郡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齊王正始五年鮮卑內附復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後立昌黎郡晉書武帝紀太康二年慕容廆寇昌黎二年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廆于昌黎成帝咸康二年慕容皝自昌黎東踐水而進凡三百餘里至厯林口是則渝

水下流而當海口此一昌黎也晉書紀載慕容皝徙昌黎郡又云破宇文歸之衆徙其部人五萬餘落于昌黎及慕容盛之世有昌黎尹張順劉忠高雲以馮素弗爲昌黎尹馮跋之世有昌黎尹孫伯仁以史攷之當去龍城不遠此又一昌黎也魏併柳城昌黎棘城于龍城而立昌黎爲郡志云有堯祠榆頓城狼水而列傳如韓麒麟韓秀谷渾孫紹之倫皆昌黎人卽燕之舊都龍城此又一昌黎也齊以後昌黎之名廢至唐太宗貞觀二年更崇州爲北黎州治營州之東北廢陽師鎮八年復爲崇州置昌黎縣後淪于奚遠史建州永康縣本唐昌黎

縣地此又一昌黎也遼太祖以定州俘戶置營鄰海軍其縣一曰廣甯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昌黎相沿以至于今在府城東南七十里此又一昌黎也郭造卿永平志辨昌黎有二而不知其有五今序而列之論古者可以無惑焉

韓文公多自稱昌黎唐書載韓氏世系則云漢弓高侯顏當裔孫世居潁川徙安定武安常山九門而生安定桓王茂爲公之六世祖與昌黎之韓支派各別故先儒以爲公之自稱本其郡望宋元豐七年封公爲昌黎伯亦是取其本望如韓擇木封昌黎伯韓長鸞韓建封昌

黎王之比若昌黎之韓寂著于魏如麒麟顯宗史明言
其爲昌黎棘城人又非今日之昌黎也然則文公之沒
二百六十年而始封昌黎伯又一百六十年而始立今之
昌黎縣以金之縣而合宋之封遂謂文公爲此縣之人
其亦未之攷矣

攷石城

漢右北平郡之縣十六其三曰石城後漢無之蓋光武
所併省也至燕分置石城郡攷之通鑑及晉載紀得二
事慕容寶宿廣都黃榆容清河王會勒兵攻寶寶師輕
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是廣

都去龍城二百里而石城在其中間也慕容熙敗于北
原石城令高和與尙方兵于後作亂註云高和本爲石
城令時以大喪會于龍城是石城去龍城不遠也魏書
地形志廣興下云有雞鳴山石城大柳城此卽漢之石
城矣魏太平眞君八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領縣三其
一曰石城有白鹿山祠其二曰廣都水經注石城川水
出西南石城山東流逕石城縣故城南北屈逕白鹿山
西卽白狼山也又東北入廣城縣東廣城卽廣都城燕
之石城在廣都之東北而此在廣都之西南是魏之石
城非燕之石城矣隋書始無石城云北齊廢之而唐書

平州石城下云本臨渝武德七年省貞觀十五年置萬
歲通天二年更名有臨渝關有大海有碣石山是武后
所改名之石城又非魏之石城矣遼史灤州統縣三其
三曰石城下云唐貞觀中于此置臨渝縣萬歲通天元
年改石城縣在灤州南三十里唐儀鳳石刻在焉今縣
又在其南五十里遼徙置以就鹽官是遼之石城又非
唐之石城矣今之開平中屯衛自永樂三年徙于石城
廢焉在灤州西九十里乃遼之石城而一統志乃爲漢
舊縣何其謬與

攷宋史營平灤三州之誤

京東列古錄 三
宋史言朝廷與金約滅遼止求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
營平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
王黼悔欲併得之遣趙良嗣往請之再三金人不與此
史家之誤案通鑑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
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
峻不可越北至進午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士兵守之田
租皆供軍食不八于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
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
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爲田園
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

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
每芻牧于營平之間又案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
丙申大元帥堯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裨將張崇二
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爲盧龍軍置節度使遼之天贊
二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是營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
取之于唐而不于劉仁恭又非賂以求援也若灤本平
州之地遼太祖以浮戶置灤州當劉仁恭時尙未有此
州尤爲無據此亦史家千年未正之誤遼史于灤州下
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

攷契丹所得十六州

世言燕雲十六州自石敬瑭以賂契丹不屬中國者四

百四十餘年蓋不盡然攷之于史晉高祖所割以畀契

丹者山前之州七曰幽今順天府曰薊今薊州曰瀛今河間府曰莫

今任邱縣曰涿今涿州曰檀今密雲縣曰順今順義府山後之州九曰新

今保安州曰媯今延慶州曰儒今永甯州曰武今在朔州西境曰雲今大同府曰應

州今應州曰寰今馬邑縣曰朔今朔州曰蔚今蔚州而營平二州則後

唐時契丹自以兵取之者其後周世宗復關南北則瀛

莫二州復歸中國而其餘十四州遂淪于契丹并所取

營平二州亦適得十六之數若霸州乃周世宗所置灤

州乃契丹所置又不在十六州之內者也

辨賓徒

漢書遼西郡賓徒縣莽曰勉武今本亦有作賓徒者後漢書遼東屬國賓徒故屬遼西通鑑晉趙王倫貶吳王宴爲賓徒縣王秦符堅封慕容垂爲賓徒侯並取此爲名晉書載記作賓都侯都之與徒以音相近而轉尤爲明證而遼史則云中京大定府長安縣本漢賓從縣地勸農縣本漢賓從縣地此承漢志傳寫之誤而未攷後漢晉二書也

辨龍城

案史有兩龍城漢書匈奴傳匈奴諸王長少五月大會

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武帝本紀元光五年車騎將軍
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衛青傳作籠城註籠與龍同
此一龍城也晉書載記慕容皝築城于柳城之北龍城
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此又一龍城也六朝以下
文人多用龍城隋煬帝與史祥書望龍城而衝寇盼狼
居而發憤自此遞相祖襲皆匈奴傳之龍城耳

辨一統志朝鮮

漢書地理志樂浪郡之縣二十五其一曰朝鮮應劭曰
故朝鮮國武王封箕子于此志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
鮮在今高麗國境內慕容氏于營州之境立朝鮮縣魏

又于平州之境立朝鮮縣但取其名與漢縣相去則千有餘里一統志乃曰朝鮮城在永平府境內箕子受封之城當日儒臣令稍知古今者爲之何至于此爲之太

息

通鑑朝鮮令孫泳泳非箕子朝鮮也

辨三韓

今人謂遼東爲三韓不知其何取攷晉書韓種有三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在帶方南東西以海爲限馬韓居山海之間無城郭凡有小國五十六大者萬戶小者數千家各有渠帥又曰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畝以居之立城柵言語

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秦韓初有六國後稍分爲十二
又有弁韓亦十二國合四五萬戶各有渠帥皆屬于辰
韓辰韓常用馬韓人作主雖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
其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也又載其習俗器用朝貢
之詳甚具遼史高州三韓縣辰韓爲扶餘弁韓爲新羅
馬韓爲高麗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俘三國之遺人置縣
據此則三韓並是東爨之國種類各殊而遼東乃漢晉
時內地烏得以三韓目之近代文人用古而不求所出
其誤也久矣

辨張公素

一統志永平府名宦有唐張仲素德宗時以列將事盧龍軍節度使張允伸擢平州刺史允伸卒詔仲素代爲節度使同平章事攷之唐書藩鎮列傳則云張仲武爲盧龍節度使破降回鶻又破奚北部及山奚累擢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子直方多不法畏下變起奔京師軍中以張允伸總後務張公素以列將事允伸擢平州刺史允伸卒子簡會爲副大使公素以兵來會喪簡會出奔詔以公素爲節度使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爲李茂勳所襲奔京師貶復州司戶叅軍案盧龍節度使前後三人皆張姓曰仲武曰允伸曰

公素今乃合二名而曰仲素及詳其歷官卽公素也又其逐簡會在懿宗咸通十三年去德宗時甚遠且又安取此篡奪暴戾之人而載之名宦乎今灤州乃祀之名宦祠吁其辱朝廷之典而貽千載之笑也已

攷長城

長城不獨北邊也其在中國亦有之史記蘇代傳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竹書紀年梁惠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後漢志濟北國盧有長城至東海太山記云太山下有長城緣河經太山一千餘里至琅邪臺人海此齊之長城也史記蘇秦傳說魏襄王曰西有長城之盼後漢志河南郡

有長城經陽武到密此魏之長城也其在北邊者史記

匈奴傳秦宣太后起兵伐殘義渠于是秦有隴西北地

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此秦之長城也趙武靈王北破林

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方自代至陰山索隱曰徐

廣云西安善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絕塞外突厥界下至

高關為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于長城其山中斷兩峰俱峻

俗為高關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此趙之長城也燕將秦開

襲破東胡東胡却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韋昭曰地名在

上谷正義曰按上谷郡今媯州至襄平索隱曰韋昭云今遼東所里也置上谷漁陽右

北平遼東遼西郡以拒胡此燕之長城也秦滅六國而

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

爲塞索隱曰按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築四十

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索隱曰蘇材云

南北相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自九里至雲陽

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索隱曰括地志云勝州連谷

宮卽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

四十五里午山上自索隱曰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按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

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卽今

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

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人遼水故云北假索隱曰應

北假北方田官至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正義曰

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

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植

穀

此秦并天下之後所築之長城也自此以後則漢武

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取河南地築朔方

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北齊天保二年自

黃墟嶺起長城北至社平戍四百餘里置三十六戍

通鑑

註此長城蓋起于唐石州北抵武州之境

六年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

幽州夏口西至恒州九百餘里

通鑑註幽州夏口即居庸下口也幽州軍都縣

西北有居庸關

七年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于海前後所

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

十五所周靜帝大象元年發山東民築長城立亭障西

自鴈門東至碣石隋文帝開皇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

方發丁三萬于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綏州綿歷
七百里六年二月丁亥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于朔
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七年發丁男十萬餘人修
長城二旬而罷史所載長城之事如此

京東攷古錄終

山東考古錄

華亭張國華書

光緒乙酉年夏月吳縣
孫谿槐盧家塾校刻於
上海埭葉山房書坊

山東攷古錄

崑山顧炎武甯人著 後學吳縣朱記榮校字

華不注解

華不注伏琛三齊記云不音跗讀如詩鄂不韡韡之不謂花蒂也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于水也按詩箋云承華者鄂不當作跗鄂足也疏云華下有鄂鄂下有跗也古音不跗同左傳成公十六年有韡韡之跗注註云韡韡戎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通疏云自腰以下而注于脚當是古人有此語耳

辨靡笄

齊乘華不注亦名靡笄山非也左傳云從齊師于莘云
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云癸酉師陳于鞏曰逐之
三周華不注曰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其文自有次
第鞏在華不注之西而靡笄又在其西可知金史長清
有麕笄山

攷古地里

戰于鞏與三周華不注同是一日計不甚遠而穀梁傳
曰鞏去國五百里者據公羊傳注古六尺爲步三百步
爲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爲里而尺又大于古四之一今
之六十二里遂當古之百里今歷城至臨淄正符此數

孟子千里而見王以今計之自鄒至齊亦不過六百里也後漢書耿弇與張步戰于臨淄東城下追至鉅昧水上八九里僵尸相屬今臨淄至鉅昧水亦止六十里耳

攷五帝

華不注山下有廟內安五帝像及主而書其主曰青帝勾芒氏赤帝祝融氏白帝蓐收氏黑帝玄冥氏其中獨無黃帝不知何人所爲歷城志云舊爲華陽宮嘉靖十一年巡撫袁宗儒改爲崇正祠提學陸錢記祀逢丑父閔子騫兩廡祀鐵鉉等二十二人黃福等十九人今廢

仍爲華陽宮祀四季之神稱爲四季尤不可解按禮記
月令春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季
夏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冬其帝
顓頊其神玄冥此五帝與五行之官各自爲神文義甚
明家語季康子問于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
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邱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
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
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
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
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其

昌平山水記卷上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京師九門其西北曰德勝門元之健德門也洪武
年九月大將軍徐達改今名

出門八里爲土城元舊也正統十四年十月己未也
先奉上皇車駕登土城以通政司左參議三復爲右
通政中書舍人趙榮爲太常寺少卿出見上皇於土
城即此地也

又二十里爲清河其水出玉泉山分流而北逕此又
東會於沙河入於白河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禿堅
帖木兒以兵向闕駐於清河索右丞相搠思監資正

昌平山水記卷一
院使朴不花二人帝不得已執而畀之其兵乃退即
此地也有石橋跨其上永樂中建宣德五年二月乙
未上奉皇太后謁長陵獻陵上躬橐鞬騎導皇太后
輦至清河橋下騎扶輦既度橋上復乘騎郊甸之民
夾道羅拜皆稱萬歲

又十二里有元福宮宏治十七年建俗呼爲回龍觀
又十八里爲沙河店店南有水出昌平州西南五十
里龍泉寺合西山諸泉東流爲南沙河有橋曰安濟
店北有水出昌平州西南四家莊逕雙塔村東流爲
北沙河有橋曰朝宗二橋正統十三年命工部右侍
郎王永壽建二水至店東南竇家莊而合又東南至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始於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立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立冥顓頊之子曰黎爲祝融其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

五祀不得同帝今乃合之爲一豈非并月令家語而未
之見者乎

攷歷山下大澗

昔之守濟南者以澗爲固元史史樞傳李璫叛據濟南
樞從父天澤往討之城西南有大澗亘歷山樞一軍獨
當其險夾澗而陣董搏霄傳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望
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悉來
鬪騎兵少卻至澗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大出大破
之今其遺跡不復可攷志書亦不載此二事

攷靈巖寺

靈巖在宋時爲山東名刹士大夫來者往往與寺僧酬和迨今幾五百年屢經兵火而石刻之存者尙有數十可以想見當時之盛自金之末年遂爲屯兵之地金史侯摯傳摯行省事于東平權本路兵馬都總管請駐兵于長清之靈巖寺有屋三百餘間且連接泰安之天勝寨萬一兵來足相應援元史嚴實傳泰安張汝楫據靈巖遣別將攻長清實破走之此皆一方大事而志不之及卽石刻僅錄十之一而近年之亂多爲人取用不存良可惜也

古時帝王巡狩東嶽大抵自兗州而東唯唐高宗自齊

州而南舊唐書本紀麟德二年十二月丙辰發靈巘頓
至泰山下

攷鐵

漢時濟南爲產鐵之地後漢志言東平陵有鐵厯城有
鐵又韓稜傳肅宗賜陳寵寶劍曰濟南椎成注椎直追
反漢官作鍛成是不惟產鐵又出名劍今府學之鐵牛
靈巘寺之鐵袈裟皆鐵之精英發見于地上者也

攷竹

北方古稱多竹之地有三淇渭汶史記河渠書下淇園
之竹以爲楃後漢書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

此衛竹也史記貨殖傳渭川千畝竹漢書有司竹監此
秦竹也樂毅報燕惠王書薊邱之植植于汶篁潘岳笙
賦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而古詩亦云冉冉孤生
竹託根泰山阿此魯竹也又左傳齊人弒懿公納諸竹
中而晉書焚申池之竹木則齊都之旁亦有竹矣今語
北人種竹輒云土性不宜何也

辨魯地爲古徐州

晉書天文志所載分野全不足信其云角亢氐鄭兗州
又云泰山入角十二度濟北入亢五度按泰山在春秋
時爲魯境上濟北郡治盧在春秋時爲齊邑史記泰山

山東列古錄 五
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唐書天文志岱嶽衆山之陰爲女
虛危岱嶽衆山之陽爲奎婁其說甚當禹貢徐州之北
青州之西南皆距岱泰山郡乃古徐州之地古之兗州
在濟河之間晉志不辨而以今之兗州爲古之兗州遂
以應角亢之分以合于史記天官書之記洪氏譏其不
知地理信矣

辨無字碑爲漢立

嶽頂無字碑世傳爲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王女池上李
斯篆書高不過四五尺而銘文并二世詔書咸具不當
又立此大碑也攷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復

讀之知爲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後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爲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爲秦耳

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于鄒嶧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頌秦德于泰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所

立石于之罘則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于琅邪則云立石刻頌秦德于會稽則云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于碣石則云刻石碣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錄乎

辨高里山

泰安州西南二里俗名蒿里山者高里山之訛也史記封禪書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十二月禪高里注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乃若蒿

里之名見于古挽歌不言其地漢書武五子傳蒿里傳
兮郭門閔注師古曰蒿里死人里審若此山爲死人之
里武帝何所取而禪祭之乎自晉陸機泰山吟始以梁
父蒿里並列而後之言鬼者因之遂令古昔帝王降禪
之壇一變而爲閻王鬼伯之祠矣

漢書上親禪高里師古注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
死人之里謂之蒿里其字爲蓬蒿之蒿或者誤以高里
爲蒿里誤同一事陸士衡尙不免況餘人乎

原鬼

余嘗攷泰山之故仙論起于周末鬼論起于漢末左氏

國語未有封禪之文是知三代以上無仙論也史記漢書未有攷鬼之說是知元成以上無鬼論也遁甲開山圖曰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博物志曰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之孫主召人魂魄知生命之長短此二者皆其說之所本其初見于史者則漢書方術傳許峻自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謂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而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有日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然則鬼論之興

其在東漢之世乎
或曰地獄之說本于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叉
羅刹之論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之
寓言而意已近之矣于是漢魏以下之人遂演其說而
附之釋氏之書昔宋儒胡寅謂閻立本寫地獄變相而
周興來俊臣得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實爲之
祖孔子謂爲俑者不仁有以也夫

辨潦河

嶽之西南有水出谷中爲西溪自大峪口至州城之西
而南流入于泮曰潦河其水在高里山之左有橋跨之

曰滌河橋世傳人死魂不得過而曰奈河此如漢高帝云栢人者迫於人也

攷社首

史記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唐書高宗乾封元年正月庚午禪社首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辛卯禪社首宋史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壬子禪社首今高里山之左有小山其高可四五丈志云卽社首山在嶽旁諸山中最卑小不知古人何取于此意者封于高欲其近天禪于下欲其近地且山卑而附嶽址便于將事初涉高山之後不欲更勞民力耶

攷碧霞元君

世人多以碧霞元君爲泰山之女後之文人知其說之不經而曲引黃帝遣玉女之事以附會之不知當日所以褒封固真以爲泰山之女也今攷封號雖自宋時而泰山女之說西晉以前已有之張華博物志文王以太公望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婦人言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爲西南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去者皆西來也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此一

事也于寶搜神記後漢胡母班嘗至太山之側爲泰山
府君所召令致書于女壻河伯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
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達復爲河伯致書府君此二事
也列異傳記蔡文事又以天帝爲泰山神之外孫自漢
以來不明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別一以人道事之於是
封嶽神爲王則立寢殿爲王夫人有夫人則有女而女
有壻又有外甥矣唐宋之時但言靈應卽加封號不如
今之君子必求其人以實之也
又攷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兒魏書段承根傳云父暉
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

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
君子奉敕游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
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訖乘馬騰虛而去集異記
言貞元初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于岱岳遙見山上
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祐下車言此三郎子
七郎子也山東通志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
威權將軍宋眞宗加封炳靈公夫封其子爲將軍爲公
則封其女爲君正一時之事爾 又攷元劉遵魯瀛島
記曰廟中神妃相傳爲東海廣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
則山亦必有女也

攷人祖

泰山上有人祖殿不知何取三秦記曰驪山顛有人祖廟不齋戒而往卽風雨迷道長安志曰卽秦始皇祠蓋本之史記所云祖龍者人之先也今臨潼志以始皇不應祀典改爲三皇廟按史記封禪書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著二世皇帝夫二世尙祀奚必始皇之不祀乎

錄唐敕

泰山之東南麓王母池西有唐岱嶽觀今存茅屋三楹土人稱爲老君堂其前有碑二高八尺許上施石蓋合而東之俗呼爲鴛鴦碑其字每面作四五層每層文一

首或二首皆唐時建醮造像之記而下層爲積土所壅
就其上周環讀之得顯慶六年一首儀鳳三年一首天
授二年一首萬歲通天二年一首聖曆元年一首久視
二年一首長安元年一首四年二首神龍元年一首景
龍元年一首三年一首景雲二年二首開元八年一首
大曆七年一首建中元年一首其空虛又有唐代人題
名書法不一東側面有詩一首其下題名西側面題名
亦有詩一首中二側皆無字唐碑自磨厓之外存者唯
此以小而雙束故不仆書非名筆故摹拓者少而獨完
至今因歎唐時六帝一后修齋建醮凡二十計其此二

山東碑古錄
碑亦異乎近代之每歲一碑以勞人而災石者矣但不
知趙明誠金石錄何以不收恐古人碑記失傳者正多
耳其敕一首詩一首文辭斐因錄于後

碑字凡大周年者天作而地作壘人作厓聖作壘年作
季月作㊦亦作囿日作㊧授作楛初作壘唯履字無可
攷疑是應字凡數字作壹貳叁肆捌玖等字皆武后所
改及自制字其壘厓碑有云設金籙寶齋河圖大醮泰
①泰古七字太玄經槐擬之二泰是也後人不知妄于
左旁添鑿三點淺而大又稍偏知非一筆

敕

景雲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皇帝敬憑太清觀道士楊
大希於名山斫燒供養惟靈蘊秘凝真含幽綜妙類
高曼之亭育同厚載之陶鈞昔洩烟雲蔽虧日月五
芝標秀八桂流芳翠嶺萬尋青溪于刃當作蜺裳戾

止恒爲碧落之廷鶴駕來游卽是玉京之域百祥覃
于遠邇五福被于黎元往帝所以馳心前王由其載
想朕恭膺寶位嗣守昌圖恐百姓之不甯慮八方之
未泰式陳香薦用表深衷實冀明靈降茲休止所願
從今以後浹寓常安朕躬男女六姻永保如山之壽
國朝官寮萬姓同符擊壤之歡魚鳥遂性于飛沈夷

狄歸心于邊徼實希靈鑒用副翹誠今因鍊師遣此
不悉

詩

早春陪敕使麻先生祭岳 守博城縣令馬口口
我皇盛文物道化天地先鞭撻走神鬼玉帛禮山川
忽下玄洲使來游紫洞前青羊得處所白鶴口時年
虔懇飛龍記昭彰化鳥篇口風半山水口氣搃雲烟
光抱昇中日霞明五色天山橫翠微外室在綠潭邊
縑幕灰初應焚林火欲然年光著草樹春色換山泉
伊水來何日嵩千去幾巖山疑小天下人是會神仙

葉令乘鳧入浮邱駕鶴旋麻姑幾年歲三見海成田

按久視二年記云神都青元觀主麻慈力卽其人也
武后遣之至觀修醮神都卽東都故有伊水嵩巖之
句字半刊落其
不可知者闕之

錄宋牒

泰山東南麓升元觀有宋牒碑其大字草書甚遒勁不
知何人筆錄之以見當日牒文之式攷宋史婁寅亮傳
但云政和二年進士爲上虞丞不言歷官兗州亦可以
此碑補史之闕其曰太師魯國公則蔡京也

尙書省牒准泰甯軍奉符縣升元觀

左第一行

泰甯軍狀據兗州儀曹掾兼兵曹婁寅亮狀稱契勘

兗州奉符縣泰山之下有古洞天周三十里名曰三
宮空洞之天載在圖經是實卽目宮觀并無名額却
有建封院一所逼連嶽廟之後殿屋完備田產頗多
只一村僧占據住持任從民間安攢邱墓穢惡不蠲
深慮觸瀆真仙不便欲乞備申朝廷改爲道觀州司
看詳本院委合改充前伴同天道觀伏候指揮右小
牒奉敕宜賜升元觀爲額牒至准敕故牒右大字草
起復太中大夫守左丞王

特進少宰

起復少太宰

太師魯國公 不押 右字畧小真書

政和八年六月十四日牒 右末一行

政和八年閏九月二十一日襲慶府管內都道正兼
催措置知升元觀事洞元太師賜紫道士李冲寂立
石 右左方之下

普照寺有金大定五年牒碑長春觀有元丁亥年牒
碑其式畧同金元碑並有印曰尙書禮部之印卽今
篆文不用女直蒙古字

錄元聖旨

元史泰定帝本紀有卽位一詔文極鄙俚蓋以曉其本

山東列古錄
四
國之人者今嶽廟有二碑其文亦然可發一笑然其曰
每年燒香的上頭得來的香錢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
者則是時香錢固未嘗以入官也後世言利之臣蓋元
之不如也已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廕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
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來往
的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月古台皇
帝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普顏都皇帝格
堅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達識蠻每不棟
甚麼差發休當者告天祝壽者麼道有來如今依着

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休着者與咱每告
天祈福者麼道泰安州有的泰山東嶽廟住持提點
通義守正淵靖大師張德璘生每根底執把行的聖
旨與了也這的每廟宇房院裏使臣休安下者鋪馬
祇應休拿者商稅地稅休與者但屬他們的水土園
林碾磨鋪席不揀甚麼他每的休倚氣力奪要者每
年燒香的上頭得來的香錢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
者廟宇損壞了呵修理整治者這的每其間裏不揀
是誰休八來休沮壞者更這張德璘梁道根底聖旨
與了也無體例勾當行呵他不怕甚麼 聖旨泰定

年鼠兒年十月二十三日大都有時分寫來

至正四年猴兒年聖旨碑略同

錄白龍池題名

嶽西傲末峰下有白龍池懸崖絕壑殆非人境石壁平
廣二十餘丈書曰龍池曰白龍池並大字其旁皆宋人
題名尙未刊缺因書之得十五首其文略無重複自治
平迄宣和六十年間人名字亦可以想見當日太平之
盛而金元以降洊遭兵火名山奧區委之榛莽無復有
題名者矣

丙供奉官李舜舉被命禱祀帝岳奉香勝槩於壽聖

節日先款青帝宮次詢白龍潭治平四年題

下云書吏李恭

從行蓋此字
即恭之筆

充守劉袞奉詔祈雪於岱宗絕頂翌日謁白龍池之

祠元祐丁卯孟春初四日奉符令林會題

大字

貫道建欄於此以便游者元祐丁卯正月八日

大字

范陽正輔再游同魯國景元至丁丑三月二十六日

元符庚辰七月晦趙習之徐安國弟居仁孫正仲同

游

大字

皇甫偁徐端朝孫節同游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

六日題

奉符令李珪因捕蝗恭謁白龍祠男彙侍行崇甯壬午孟春初七日

誠中君寶德升崇甯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自王母池來訪此

董元康政和甲午重九日攜家來游質贄賁侍行

自恭觀元康兄留字政和乙未孟冬二十日

莆陽陳國瑞子玉恭謁白龍池祠俯洞酌泉小憇而

邁政丁酉夏前二日

大字

姜子正子方李晉道劉言可刁文叔同來庚子四月李顯道張公美王仲與張去塵庚子孟夏十九日同

游池上

郵城李儂弟倭姪贛隨侍游此癸卯季冬二十八日

張子觀水于池十三年春三月

篆書大字無年號按宋朝紀年無有至

十三年者若曰金元又不合一代全無題名止此一人也以後但有成化壬寅知州賈宜萬曆七年知

州袁穡謁白龍池二刻

辨肅然山

史記武帝禪泰山下址東北肅然山註服虔云肅然山

在梁父按梁父縣在今兗州府泗水縣境是泰山之南

與本文東北不合酉陽雜俎云長白山古肅然也亦非

按史記帝以乙卯封泰山明日下午陰道丙辰禪泰山下

山東列古錄
二
趾東北肅然山明日卽丙辰也本日下山本日行禮必
在三五十里之內不當遠至長白山也魏書崔光傳弟
敬友嘗至逆旅于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
今泰安州東關往北七十里地名王許保其北有山碑
云古宿巖山恐卽肅然山也又按光武以二月二十二
日辛卯封泰山夜下山明日百官上壽暮宿奉高三十
里明日發至梁父九十里二十五日甲午禪梁父則謂
肅然在梁父者亦非

攷泰山都尉

後漢書桓帝紀永興二年泰山琅邪賊公孫舉等反殺

長吏永壽元年七月初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延壽五年
八月己卯罷琅邪都尉官八年五月壬申罷泰山都尉
官金石錄載漢泰山都尉孔宙碑云宙以延熹四年卒
蓋卒後四年官遂廢矣然泰山都尉實不始于此光武
時曾置之文苑傳夏恭光武時拜郎中再遷泰山都尉
又光武紀建武六年初罷郡國都尉官恭之遷蓋在此
年前也

攷泰山兵

泰山自公孫舉東郭竇勞丙叔孫無忌相繼叛亂以是
置都尉之官以後官雖不設而郡兵領于太守其力素

厚故何進使府掾泰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而應劭夏
侯淵亦以之破黃巾可見前代裁官不裁兵之效

辨闕里

闕里志引漢晉春秋曰魯有二石闕曰闕里又以爲後
儒尊崇夫子之稱其說自相牴牾按史記魯世家煬公
築茅闕門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註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
也孔子宅至漢魯恭王時尙存漢晉春秋之云二石闕
必有所據石闕之下其里卽名闕里而夫子之宅在焉
遂以爲名魯論有闕黨童子五百家爲黨闕黨是闕下

之黨左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是闕之西偏漢書儒林傳有鄒人闕門慶忌註云姓闕門名慶忌蓋亦如東門北宮之類以居爲氏者也後漢書獻帝紀下邳城闕宜註闕黨童子之後

攷武城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其說全無所本今攷武城之見于春秋者襄公十九年城武城註云泰山南武城縣昭公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

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兵弱茅地曰道
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
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
鉏弱地哀公八年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
城人或有因于吳境田焉拘鄆人之漚營者曰何故使
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
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吳師克東陽而進舍
于五梧十一年齊伐我及清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
卒徒孟子亦云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夫與邾鄆爲鄰而
當吳越之路邑山險而人勇悍此今費縣之武城也且

澹臺子羽之武城卽南武城安得又有一武城更在其南而爲曾子之所居乎史記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此說近是又如平原君傳云封于東武城亦其例也齊乘古武城費西滕東兩縣之間子游弦歌舊邑歷攷古書魯無兩武城故知其卽一地矣

史記兩弟子皆武城人獨于曾子加一南字而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止有南成縣屬東海郡後漢書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始爲南武城以此生後人之疑然後漢志云南城有東陽城引左傳哀公八年吳師克東陽是

爲今費之武城甚明或曰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成
化中有漁者陷八其穴得石碣而封志之夫曹縣之冉
埒爲秦相穰侯魏冉之冢而今人以爲仲弓如此之類
蓋難以盡信也 又按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威王曰吾
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
二諸侯皆來朝此卽泰山之南城也

攷薛爲徐州

史記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田敬仲完世家宣王
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
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楚世家威王七年齊

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伐齊敗之于徐州越世家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按後漢書志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在今滕縣之南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築也此與楚魏二國爲境而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蓋與梁惠王言不欲斥魏更以燕趙夸之耳

索隱曰說文邾邾之下邑在魯東又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邾並音舒也今讀爲禹貢徐州之徐者誤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

州春秋正作舒州

攷楚境及齊長城

史記楚世家惠王四十四年滅杞杞國在淳于然則今之安邱屬楚矣簡王元年北伐滅莒然則今之莒州屬楚矣威王伐越殺王無疆取其地而越之以都別在琅邪然則今之諸城屬楚矣惠王時越滅吳楚東侵廣地泗上頃襄王十五年取齊淮北而故宋之地盡入於楚然則今之滕屬楚矣攷烈王八年取魯魯君封于莒十四年滅魯頃公遷卞邑爲家人然則今之曲阜泗水屬楚矣大約齊之邊境青州以南則守在大峴濟南以南

則守在泰山是以宣王築長城緣河往泰山千餘里至
琅邪臺入海而楚人之對頃襄王亦曰朝射東莒夕發
涓邱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
舉矣亦可以見當時形勢之大略也

放費惠公

孟子費惠公註惠公費邑之君按春秋時有兩費其一
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
註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襄公十八年楚蔣子馮公子
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鄭耳其一
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

西北二十里古之伯國姬姓懿公之孫後爲季氏邑在
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已久若季氏不得稱公又楚人
封頃襄王有鄒費邾邳意者亦如孟嘗君之稱薛公邪

攷洸河

商輅埧城閘記最爲明悉其言汶泗二水分流南北不
相通元至元二十六年始于兗北築埧城壩障汶水南
流由洸河注濟甯今攷晉書荀羨傳慕容蘭以數萬衆
屯汴城甚爲邊害羨自洸水引汶通渠至于東阿以征
之臨陣斬蘭是洸河在晉已嘗爲運道矣

辨章邱

三齊記曰章亥有三女溺死葬此攷淮南子太章豎亥是兩人今云三女章女乎亥女乎蓋因縣北山名女郎而附會其說今案爾雅釋邱曰上正章邱註曰頂平然則章邱之名已見千古經傳矣

攷管縣

漢書濟南郡有管縣註應邵曰音姦後漢書管有賴亭唐書武德二年於平陵縣置譚州并誌平陵縣以章邱亭山管城臨邑隸之八年省管城入平陵齊乘按述征記厯城到管城三十里自城以東水瀰漫數十里間南則迫山實爲險固逮金亂土人因阻水立邑號曰水塞

山東通志亦作管城而唐書誤刻管字作營齊乘遂附會之曰漢宣帝封趙充國爲營平侯按恩澤侯表營平侯食邑於濟南今無可攷且營平連二字爲名亦無稱爲營城之理也

又按王子侯表營平侯信都齊悼惠王子孝文四年封是營平必在濟南境內但非此之管城耳

今章邱縣西北七十里大清河之濱有土城或以爲卽古之管城山東通志謂管城在臨濟城北則此是矣然其距歷城乃八十里與述征不合蓋因灑北山谷文淵攷齊地用舟師

隋書張須陁傳孫宣雅等衆十餘萬攻章邱須陁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三萬襲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旣至津梁復爲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是齊地古嘗用舟師也

辨濟南郡無鄒縣

漢書濟南郡之縣十四一曰東平陵二曰鄒平三曰臺四曰梁鄒功臣表則有臺定侯戴野梁鄒孝侯武虎是二縣並爲侯國後漢書濟南郡十城其一曰東平陵其四曰臺其七曰梁鄒其八曰鄒平陵而安帝紀云元光三年二月戊子濟南上言鳳凰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

章懷太子註云臺縣屬濟南郡故城在今齊州平陵縣
北水經註亦云濟水又東北過臺縣北尋其上下文句
本自了然後人讀漢書誤從鄒字絕句因以鄒爲一縣
平臺爲一縣齊乘遂謂漢濟南郡有鄒縣後漢改爲鄒
平此不得其句讀而妄爲之說也

漢以鄒名縣者五魯國有鄒亦作鄒膠東國有鄒盧干
乘郡有東鄒與濟南之鄒平梁鄒凡五其單稱鄒者今
兗州府之鄒縣也亦有平臺屬常山郡外戚恩澤侯表
平臺康侯史玄後漢書邳彤傳尹綏封平臺侯是也有
鄒平有臺而亦有鄒有平臺不可不辨也晉時縣名多

沿漢舊按史何曾傳曾孫機爲鄒平令是有鄒平矣解
系傳父修封梁鄒侯劉頌傳追封梁鄒縣侯是有梁鄒
矣宋書言晉太康六年三月戊辰樂安梁鄒等八縣隕
霜傷桑麥文帝紀元嘉二十八年五月乙酉亡命司馬
順則自號齊王據梁鄒城八月癸亥梁鄒平斬司馬順
則是宋有梁鄒矣不知何故晉書地理志于樂安國下
單書一鄒字此史之闕文而齊乘乃云晉省梁鄒八鄒
縣夫晉以前此地本無鄒縣而何從入之乎蓋不知而
妄作者矣

攷臺縣

齊乘云臺城在濟南東北十三里漢封戴野爲臺侯而復云又有平臺城在臺城北五十餘里漢縣俗曰故軍城則誤矣按章懷太子註臺在平陵之北則齊乘所云平臺城卽臺城耳云在濟南東北十三里者非也

辨景相公墓

鄒平縣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鑑五代周顯德元年七月癸巳以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時屬長山也景氏之裔自洪武年間有兩舉人今亦尙有諸生不能記其祖矣不知何年謬傳爲晉之景延廣而邑志載之以後山東通志等

書襲舛承訛無不以爲延廣墓後有令于此者謂延廣于晉爲誤國之臣遂至笞其後人而毀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頗有能知五代間事以爲非是予至其邑有諸生二人來稱景氏之孫請問其祖因取通鑑及五代史世宗紀示之又示以景延廣傳曰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乃謝而去及寫碑文以來其文爲翰林學士朝議郎尙書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柱國扈載撰雖剝落者五之一其曰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沒贈侍中其文有曰我大周聖神恭肅文帝孝皇帝建大功于漢爲北藩於魏郡又

曰今皇帝嗣位登用舊臣又曰冬十一月薨於菑川郡之私第其末曰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申因歎近日士人之不學以本邑之人書本邑之事而猶不可信以明白易見之碑而不之視以子孫而不識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

又按通鑑顯德二年八月丁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景範罷判三司尋以父憂罷政事今碑文有云以列卿歸第懸車故鄉嗟風樹之忽警訴旻天兮何極則是罷官歸里而後遭父喪與史不同識以備攷

王元美作李于鱗友人襲克懋妻景氏墓誌銘亦以爲

延廣之後雖本其家之行狀然王李二先生亦未嘗究
心于史學也

攷漢都尉治於陵

漢濟南郡太守治東平陵而都尉治於陵者以長白山
也魏書辛子馥傳長白山連接三齊瑕邱數川之盼多
有盜賊子馥受使檢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
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請
破罷諸冶朝廷善而從之隋大業九年齊人孟讓王薄
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以張須陁王世充之
力不能滅訖於隋亡觀此二事則知漢人立都尉治於

山東列古錄
陵之意杜氏通典長山下云漢濟南郡故城今在縣西
北齊乘等書皆仍之按二漢濟南郡並治東平陵距長
山百餘里不應此地仍有濟南郡城豈以都尉治此而
名耶又漢書地理志般陽莽曰濟南亭而後漢書章帝
紀元和二年進幸濟南註云縣名今淄川及攷郡國志
又無此縣不知章懷太子何所據而云也

辨淄川非薛

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公孫弘傳齊菑川國薛縣人也言
齊又言菑川而薛並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云
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

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畍地理志薛縣屬魯國按薛劇隔兗州及泰山未詳今攷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弘是弘審爲薛人上言齊菑川者誤耳人疑孟嘗君之封在菑川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若在菑川其壤地與齊相接何不言齊而言鄒魯乎又言後漢書志云薛本國註引地道曰夏車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冢在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冢在城中向門東北邊益可信孟嘗君之封不在菑川也

又按地里志菑川國三縣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壽光

縣西南東安平在今臨淄縣東南一十里樓鄉未詳所
在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并非漢之菑川乃般陽縣耳以
爲漢之菑川而又以爲孟嘗君之薛此誤而又誤也

攷夾谷

春秋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傳曰公會齊侯于
祝其實夾谷杜預注及服虔註史記皆云在東海祝其
縣劉昭志亦云祝其有羽山春秋時曰祝其夾谷地通
典東海懷仁縣有夾山春秋之夾谷也相承遂謂夾谷
山在今贛榆縣西五十里愚嘗以爲疑贛榆在春秋爲
莒地與齊魯之都相去各五六百里何必若此之遠當

時景公之觀不過曰遵海而南放於琅邪而已未聞越
宅國之境及讀金史云淄川有夾谷山一統志云夾谷
山在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卽齊魯會
盟之處萌水發源于此水經注萌水出般陽縣西南甲
山按此則金史之夾谷山卽水經注之甲山而萊蕪縣
志則又云夾谷在縣南三十里接新泰畛二說皆未知
其所何據但在萊蕪縣則正當齊魯之境在淄川則已
入齊地一百餘里以情理論之似當近于贛榆昔人第
泥漢時祝其縣之在東海而不知地名或有相同者如
此之類却不可信古註而拂事理也

攷畫邑

史記田單傳畫邑注劉熙曰齊西南近邑正義曰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畫邑因畫水爲名也後漢書耿弇傳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兩城之間註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淄縣西北畫邑故城在西安城東南按西安卽今索鎮在臨淄之西非西北也孟子去齊宿於畫王曰棄寡人而歸是孟子自齊反鄒其道不由西北可知劉熙註是

孟子所宿之畫卽畫邑也

攷杞梁妻

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氏之文不過如此而已檀弓則曰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孟子則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言哭者始自二書說苑則曰杞梁華舟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隤而隅爲之崩列女傳則曰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旣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

爲之崩言崩城者始自二書夫左傳檀弓俱言有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屍於城下且莊公旣能遣弔豈至暴骨溝中子政之言沒其知禮而憐其盡哀此殆于細人之見也然其崩者城耳未云長城長城築于宣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而齊之長城又非秦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爲之崩則與杞梁之事全不相蒙矣夫范郎者何人哉琴操曰范杞梁妻歎者齊邑范梁殖之妻所作也杞而加之以范蓋自此始而轉爲秦代之人則又不知其傳譌之所自矣余過長清縣之長

城鋪見有祀梁妻祠乃列聖母娘娘諸像不下十數而人尙呼之爲妾女廟又祀梁死地當在今之莒州非長清也因書此以待後之明君子正焉

破牟國

春秋以牟名國與地者有三桓公十五年牟人來朝註云牟國今泰山牟縣僖公五年公孫茲如牟娶焉隋書嬴下云開皇十六年分置牟城縣大業初併入焉按萊蕪縣志云牟城在縣東二十里春秋時牟國漢爲泰山郡牟縣北魏省入於嬴隋開皇十六年分嬴置牟城大業初復併入此其故城也其一則曰牟婁隱公四年莒

人伐杞取牟婁注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昭公五年
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路史密之諸城有婁鄉是
也其一則曰根牟宣公九年取根牟註云根牟東夷國
也隋書安邱下云開皇十六年置曰牟山大業初改名
路史根牟曹姓子爵魯宣公取之杜預謂琅邪陽都東
南之牟鄉城樂史云根牟國卽密之安邱隋之牟山縣
案青州府志安邱縣西南十五里爲牟山隋縣是也舊
志初未分析故特注之

辨淮河字首

濰水土人名爲淮河齊乘云漢書地里志濰或作淮故

俗亦名淮河諸城志云傳箕屋山舊多產櫬水從櫬根
出故俗呼爲淮河以音之同也並誤愚按古人省文灘
字或作維或作淮總一字也漢書或作淮者從水從鳥
隹之隹古文作隹卽維字而省其中系耳今呼爲淮則
竟爲汪淮之淮從水從佳人之佳古文作哇於隸則差
之毫釐於古文則失之千里矣如開封之汜水左傳木
音凡從水從巳而今呼爲濛汜之汜音杞亦以字形之
似而誤之也

又如三國志吳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
淩詐言吳人塞涂水武帝紀琅邪王伉出涂中並是滁

字古滁省作涂與濰作淮正同韻書並不載此二字

攷界盪舟

論語界盪舟何晏解界多力能陸地行舟似未必然畢氏引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又引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證爲一事最明易傳八卦相盪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此字義也

攷洋水

通鑑宋明帝泰始三年沈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暲帝遣輔國將軍劉懷珍浮海救之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長

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于泲水遣
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註云泲水卽巨泲水案
不其城在今卽墨縣西南而巨泲水乃今之巨蔑河在
臨朐益都壽光三縣之境與黔陬不其相去三四百里
安能以百騎而襲取之乎水經註云拒艾水出黔陬縣
西南拒艾山人謂之泲泲水膠州志曰泲河在州南三
十里發源鐵櫛山東流入海此卽懷珍所屯軍處耳

攷棠邑

春秋以棠名地者有三有魯之棠有萊之棠有楚之棠
隱公五年公矢魚於棠註高平方輿縣北有武唐亭魯

侯觀魚臺在今魚臺縣北一十二里襄公六年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入軍齊師萊共公浮桑奔棠晏弱圍棠註棠萊邑十六年齊侯駕將走郵棠註郵棠齊邑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註棠公齊棠邑大夫後漢書郡國志卽墨有棠鄉今在平度州境昭公二十年棠君尙謂其弟員註棠君奢之長子尙也爲棠邑大夫後漢書郡國志廣陵郡棠邑春秋時曰棠則今之六合縣孟子齊飢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註棠齊邑此萊之棠當時卽墨爲齊之大都倉廩在焉亦從此知之也

辨勞山

勞山之名齊乘以爲登之者勞又云一作牢邱長春又改爲鰲皆鄙淺可笑按南史明僧紹隱于長廣郡之嶗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嶗山諸山則字本作嶗若魏書地形志唐書姜撫傳並作牢乃傳寫之誤

寰宇志秦始皇發勞盛山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名勞盛山誤也勞盛二山名勞卽勞山盛卽盛山史記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八海漢書作盛山古字通用齊之東偏環以大海海岸之山莫大于勞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記秦始皇紀令八海者齊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至射之自琅邪北至榮城山弗見至

之采見巨魚射殺一魚正義曰榮成山卽成山也按史書及前代地理書並無榮成山予向疑之以爲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勞字之誤近見王充論衡實知篇引此正作勞成山乃知昔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公亦未知詳攷也遂使勞山併盛之名成山冒勞之號今特著之以正史書二千年之誤

辨東牟侯興居

一統志登州府名宦下云劉興居高祖孫齊悼惠王肥子誅諸呂有功封東牟侯惠澤及于旁人至今廟祀不絕攷史記漢書本紀年表興居以高后六年四月丁酉

封孝文帝二年冬十月始令列侯就國春二月乙卯立
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其明年秋以反誅是興居之侯
于東牟僅三年其奉就國之令至立爲濟北王相距僅
五月其曾到國與否皆不可知安得有惠澤及人之事
歷二千年而思之不絕者乎甚矣修志者之不讀史也

辛丑臘望日庚申是日立春

以之平而... 卒... 申... 在...
 正... 與... 亦... 亦... 亦...
 于... 對... 其... 故... 故...
 取... 與... 故... 故... 故...
 山東攷古錄終

誦觚十事

東吳顧炎武寧人

僕自三十以後讀經史輒有所筆記歲月既久漸成
卷帙而不敢錄以示人語曰良工不示人以樸慮以
未成之作誤天下學者若方輿故蹟亦於經史之暇
時一及之而古人之書既已不存齊東之語多未足
據則尤所闕疑而不敢妄爲之說者忽見時刻尺牘
有樂安李象先名煥章與顧寧人書辯正地理十事竊
念十年前與此君曾有一面而未嘗與之札又未嘗
有李君與僕之札又札中言僕讀其所著乘州人物
志李氏八世譜而演許之僕亦未嘗見此二書也其

所辯十事僕所著書中有其五事然李君亦未嘗見
侶道聽而爲之說者而又或以僕之說爲李君之說
則益以徵李君之未見鄙書矣不得不出其所著以
質之君子無俾貽誤來學非好辯也諒之

來札

據李君謂僕與之札

孟嘗君封邑在般陽不當名薛薛與

滕近孟子篇中齊人將築薛此足下泥古之過漢

淄川郡即今壽光今淄川即漢淄川郡所屬之般

陽孟嘗封邑在淄川今壽光地墓在壽光西四十

里朱良鎮後人以淄川之般陽爲淄川如以琅邪

之臨沂爲琅邪樂安之博昌爲樂安孟嘗封邑偶

名同薛國耳不然今把戒有薛王城考其地去滕

頗遠當何說也

鄙著日知錄有辯淄川非薛一事曰漢魯國有薛縣
史記公孫宏傳齊菑川國薛縣人也言齊又言菑川
而薛竝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
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
三十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薛縣屬魯
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未詳今考儒林傳言薛
人公孫宏是宏審為薛人上言齊菑川者誤耳今人
有謂孟嘗君之封在菑川者大史公曰吾嘗過薛其
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
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若在菑

川其壤地與齊相接何不言齊而言鄒魯乎又按後漢志云薛本國夏車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冢在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元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孟嘗邑于薛城括地志曰孟嘗君冢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益可信孟嘗君之封不在菑川也又曰又按地理志菑川國三縣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壽光縣西南東安平在今臨淄縣東南一十里樓鄉未詳所在今之淄川不但非菑并非漢之菑川乃般陽縣耳以爲漢之菑川而又以爲孟嘗君之薛此誤而又誤也

僕所考論如此乃言孟嘗君之薛不在郡陽不曰孟嘗君封邑在般陽而不當名薛也李君之辯既已失其指矣且凡考地理當以水經皇覽郡國志等書爲據昔人注書皆用之若近年郡邑志乘多無稽之言不足信今日孟嘗君墓在壽光其昉於何書邪史記孟嘗君傳湣王即位三年封田嬰於薛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今日孟嘗封邑偶同此名是古人之所傳皆非也又漢書有菑川國無淄川郡而般陽縣自屬濟南今日漢淄川郡所屬之般陽李君既博考地理何乃舍近而求遠并史記漢書而不之考邪

來札營邱在臨淄今營邱營陵俱非此足下況古
之過太公初封齊營丘即今臨淄齊三遷一蒲姑
今博興一營陵今昌樂後又遷臨淄統名營邱後
改臨淄而營邱之名遂廢

鄙著無此一事今考史記武王封師尚父於齊營邱
正義曰括地志云營邱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
太公後五世胡公徙都薄姑正義曰括地志云薄姑
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明公弟獻公徙治臨
菑據此所引括地志營丘與臨菑乃一地又考漢書
齊郡治臨淄北海郡治營陵或曰營邱二郡竝云師
尚父所封而臣瓚與應劭之說各主其一則當時已

不能明矣吟昌樂濰縣之間亦有營邱城按史記云
營邱邊萊而不言獻公之臨菑即太公之營邱則括
地志謂營邱在臨淄者失之也

來札濰水今呼淮水古雒字侶淮當是點畫差譌
此足下泥古之過伏生授書曰濰淄其道歐陽生
兒生張生諸博士豈考究之未詳邪史韓淮陰破
龍且濰水上以淮陰故如浙水因錢鏐曰錢塘姚
水因曹娥曰曹江籠水因顏文姜曰孝婦河也如
以雒侶淮則濰水在今濰邑不聞古作雒縣也

鄙著日知錄有辨淮河一事曰濰水土人名爲淮
河齊乘云漢書地理志濰或作淮故俗亦名淮河諸

戶佳反

城志俗傳箕屋山舊多產榲

爾雅榲槐大葉而黑漢書西域傳奇木榲榲梓竹漆

水從榲

根出故呼為淮河以音之同也竝誤愚按古人省文

澼字或作維或作淮總一字也漢書或作淮者以水

从鳥隹之隹篆作隹即澼字而省其中系耳今呼為

淮則竟為江淮之淮从水从隹人之隹篆作隹於隸

則差之毫釐於篆則失之千里矣如開封之汜水左

傳本音凡从水从巳而今呼為濛汜之汜音祀亦以

字形之似而譌也又曰又如三國志吳主傳作堂邑

涂塘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凌詐言吳人塞涂水

武帝紀琅邪王佑出涂中竝是滁字古滁省作涂與

澼作淮王同韻書竝不收此二字

尸佳反之音出於土俗本不足辨僕與李君皆臆爲之說爾審如所言欲表韓侯之功則木罌所渡之津破趙所背之水皆可名之爲淮而地志中又添一西淮北淮之目豈不益新而可喜乎

來札孔子雖聖亦人爾何能泰巔一千八百里外觀吳門之馬足下未深思故有此疑曲阜城有吳門直吳如蘇州北門曰齊門之類是也

鄙著無此一事今之曲阜竝無吳門古之魯城亦不載有此李君何以知之且此事本出王克論衡云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望吳閭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閭門乎顏

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
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
病死今詳其文於泰山則系以魯於閭門則系以吳
古人之文不苟如此安得謂是魯城之門又云人目
所見不過十里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
能見况使顏淵何能審之此又論衡之言而非僕之
言也

來札景公墓在臨淄東南十二里淄河店桓公墓
旁又曰在長白山下今長山境內又云周景公墓
景姓稀少更無多爲官者必景延廣延廣陝州人
後晉出帝與桑維翰同時非周臣又不當云周景

公墓考五代史周列臣傳景範鄒平人世宗顯德
中官宰相顯德六年罷故云周景公墓墓在鄒平
今割入長山界在臨淄淄河店者春秋周齊景公
墓非周世宗景公墓也

鄙著金石文字記有後周中書侍郎景範碑一曰曰
鄒平縣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鑑五代周顯德元年
七月癸巳以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爲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時屬長山也景氏之裔
自洪武間有兩舉人今亦尚有諸生不能記其祖矣
不知何年謬傳爲晉之景延廣而邑志載之以後山
東通志等書襲舛承譌無不以爲延廣墓後有令於

此者謂延廣於晉爲誤國之臣遂至咎其後人而毀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亦有考五代事而疑之者予至其邑有諸生二人來稱景氏之孫請問其祖爲誰予乃取通鑑及五代史周世宗紀示之曰顯德相公近是又示以景延廣傳曰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距此遠矣乃謝而去間一日往郊外視其墓碑其文爲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知制誥柱國扈載撰雖剝落者什之一二而其曰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沒贈侍中而其文有曰我大周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建大功於漢室爲北藩於魏郡又曰今皇帝嗣位

登用舊臣又曰冬十一月薨於淄川郡之私第其末
曰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辰
因歎近代士人之不學以本邑之人書本邑之事而
猶不可信以明白易見之碑而不之視以子孫而不
識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又曰王
元美作李于鱗友人襲兄懋妻景氏墓誌銘亦以爲
延廣之後雖本其家之行狀然王李二公亦未嘗究
心於史學也

此僕在鄒乎與邑人宛斯馬君名驍親訪其墓而錄之
者不知李君何所聞之而勦爲已說且與齊之景公
何涉而橫生此一辯又此墓舊屬長山今割入鄒平

今反曰舊屬鄒平今割入長山又景相長山人今反
曰鄒平人知李君之道聽而塗說也

來札臨朐西十里逢山俗傳逢萌隱處史逢萌浮
海歸隱大勞東萊守聘不出又萌都昌亭長墓在
今營邱昌樂地又都昌昌邑也皆與臨朐遠史夏
東方諸侯逢伯陵居青州舊城在郡西二十里馬
山李于鱗所謂龍鬪馬山之陽是也距逢山四十
里逢山以伯陵非以萌也

鄙著無此一事漢地理志臨朐有逢山祠則先逢萌
而有此山矣李君言是左氏昭十年傳逢公以登注
云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二十年傳有逢伯陵因之

注云逢伯陵殷諸侯姜姓今李君以殷爲夏未知其何所據也

來札黃冠別說勞山有吳子宮是吳子夫差請靈寶度人經處春秋吳伐齊至艾陵艾陵齊南境今郟城去勞六七百里甚爲牽合難據足下未讀道書道書云許旌陽弟子吳猛東昌人入勞請靈寶度人經吳子吳猛非夫差道家所居皆曰宮不僅王侯也

此道家荒唐之說不足辯萊州府志傳疑一條云春秋時吳王夫差登勞山得靈寶度人經今欲去其年代而改爲吳猛庸愈乎按晉書吳猛豫章人晉時亦

未有東昌之名也

來札泰山無字碑非始皇乃漢武時物別史始皇
移徂徠石命李斯篆文如琅邪之罘碑因阻暴風
雨大怒罷此可信者漢武何故立無字碑未敢以
足下言爲是

鄙著日知錄有考泰山無字碑一事曰嶽頂無字碑
世傳爲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
不過四五尺而銘文并二世詔書咸具不當又立此
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覆讀之
知爲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
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

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
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
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
今碑是也後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
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爲漢武帝所立而後
之不讀史者誤以爲秦耳又曰始皇刻石之處凡六
史記書之甚明於鄒嶧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頌
秦德於泰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於之罘則
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於琅邪則云立
石刻頌秦德於會稽則云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
立後言刻者惟於碣石則云刻碣石門門自是石不

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
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錄
乎

李君侶未見僕此論不知其所謂別史者何書將考
千載以上之事乃不徵史記而徵別史乎古人立石
以表其功德元不必有字今日以風雨之阻大怒罷
之且如水經注孔子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
此又何所怒而不刻也又始皇之刻李斯之文其錄
於史訛而立之山者固至今存矣罷其一不罷其一
此又何解也史言下山風雨暴至在立石之後刻石
之前今日阻此而罷刻石侶以上山之日即刻石之

時又謬矣又曰篆文如琅邪之眾碑琅邪在本年封
泰山之後之眾在二十九年天下有今年行事而比
來年之例者乎史言立石不言碑而碑之爲制始於
王莽則見於劉熙釋名之書可考今以後人之名碑
也而名之抑又謬矣是其所引別史不過二十餘字
而謬妄已有數端又考山東通志曰上有石表巍然
俗云秦無字碑此志作於嘉靖中曰俗者言其不出
於古書之傳也又從而文之無乃爲前人所笑乎

來札俗以丈人爲泰山唐明皇封禪張說壻韋晤
扈駕以說壻增三級後帝忘其故問羣臣伶官黃
幡綽曰泰山之力也因以丈人爲泰山不知春秋

時已有丈人峰孔子過丈人榮啓期處也未敢以足下言爲是

此俚俗之言亦不足辯乃謂春秋時有丈人峰其何所據列子孔子游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廓之野無丈人字夫紀載之文各有所本今欲實此峰之名即添一丈人字欲移吳門於曲阜即去一閭字用心之不平如此而謂天下遂無讀列子論衡二書之人哉

來札太公封營邱地澤史作鹵人民寡因上古封

建各有其國未便奪其地遂就其隙封之非不置太公於上游也古史萬國商三千周千八百當我紂時不知其如何變置殷都朝歌千里內不免改

王畿爲侯國周都鎬京千里內不免改侯國爲王
畿澗水東瀍水西皆諸侯營雒後能各守其地乎
王以東方諸侯附紂者衆故封太公以彈壓耳足
下乃過信貨殖傳未敢以足下爲是

鄒著經解中一事曰舜都蒲坂而封象於道州鼻亭
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爲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
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
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蓋上古諸
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
又考太公之於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邱營邱在
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瀉鹵人民寡而孟子言

其儉於百里又萊夷偪處而與之爭國且五世反葬於周而地之相去二千餘里夫尊爲尚父親爲后父功爲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閒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太公邪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漢書曰齊地虛危之分野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荊湯時有逢公伯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而史記以太公爲武王所封當武王之時而太公至國修政人民多歸齊

爲大國矣考左氏傳管仲之對楚子展喜之對齊侯
竝言成王不言武王而鄭康成注檀弓謂太公受封
畱爲太師死葬于周又金縢之書有二公則太公在
周之明證二說未知孰是李君變置彈壓之論恐亦
是以後世之事而測量古人也